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八

魏 王肅 注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彌尊宜敬式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冠而字之敬

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灌鬯也以金石之樂節也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世子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

非禮也懿子以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二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橫為年紀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為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

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袞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畢朝服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于賓則

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今不復冠白布敝之不復著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為高祖下親為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為文武之廟或有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嘗五年

大祫而及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毁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毁矣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故曰不為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毁據后稷而言殷人之郊冥冥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郊則冥永不興於祀典是以郊冥耳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諸見祖宗者其廟皆不毁祖宗者不毁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違聖相失實事也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

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

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
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
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
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
眺見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迨近黮而黑黮黑貌頎然長頎長貌曠
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掩有四方掩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
方文武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
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子路鼓琴孔子

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

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何也（武謂周舞備戒擊鼓警衆也）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歆羨滋味）對曰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武無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

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總持干若山立不動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武亂武治皆坐而治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壃言有南國以為壃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成謂舞之節解也象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

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夾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夾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説多以商為殷之賢人行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

旣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鞬櫜（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為之鞬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官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為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袞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藉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已飲酒謂之酳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歟（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

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塞貌栗堅也廉而不劌義也劌割有廉隅垂之而不割傷也如墜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也詘斷絶貌似樂之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中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似信者無不通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逺書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書之失誣
知遠之失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
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
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
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
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則其氣志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嶽降神靈和氣生申甫成大功也惟申及甫唯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詳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天為之生良佐成中興之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矢其文德矢陳協和此太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

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言目巧作室必有奥阼之位室西南隅謂

之階也 陳作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 亂於席上之次第 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 升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 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 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 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内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其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已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

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吴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内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

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

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以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絶之名棄强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令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悦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敝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太宰嚭嚭吳王佞

臣也用事此則報吴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邀激其志）而重寶以悦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吴必矣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吴王曰越悉境内之士三千人以事吴吴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吴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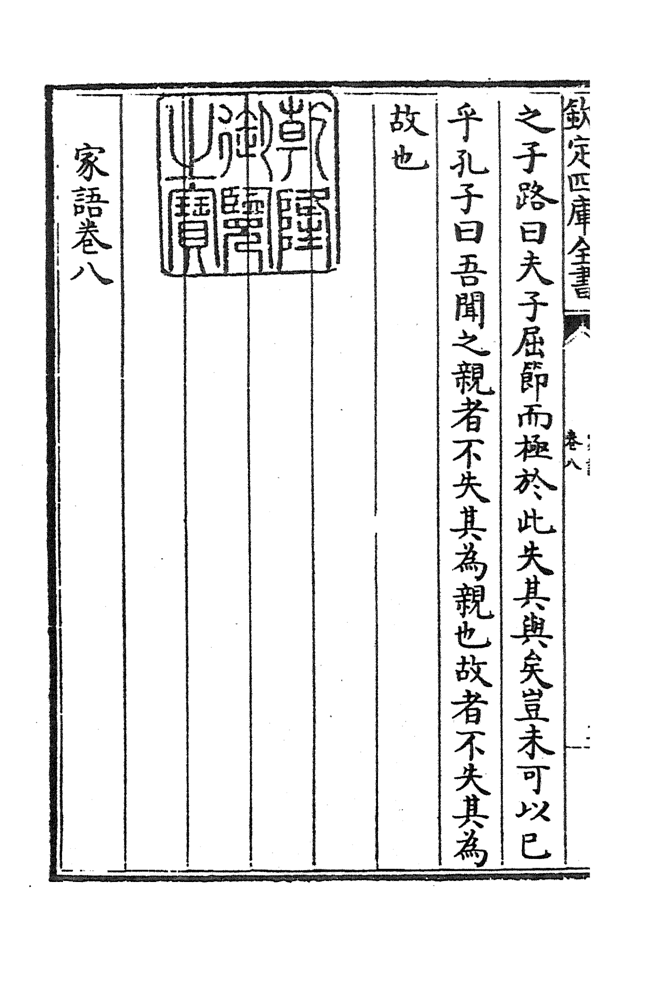
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敝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亾而言之也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

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

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蹙然曰今玆

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魰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魰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魰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鱄宜為鱣新序作鰽）鱦（魚之懷妊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

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



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家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語卷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殷家修

欽定四庫全書

家語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魏 王肅 注

顔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其年則顔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顔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辭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顔回爲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

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言宰予為病利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

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行販與時轉貨販發舉買賤賣貴隨時轉作以有其貨也歷相魯衛而終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

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夫子禦侮之友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名為人

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凱悌寬沖故子貢以為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為未有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

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

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仕魯為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别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强識好古道　公

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賔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宫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

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義孔子悦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丕兹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

梁紇俱以力聞　顏亥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亥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慰安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耕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

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

子五十歲　顔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揩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兹字

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罕父黑字子索　公西葴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産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子里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榮祈字子祺　顔噲字子聲　原忼字子籍　公賓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公夏守字子乘　句井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作蜀字子明　邦巽字子斂　施之常字子恒　申續字子

周 樂欬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漆雕哆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内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

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

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犇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

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

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萎頓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放法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

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夢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己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弔善也慭且也一老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疚病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為法

子貢曰公其不没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也旣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喪顔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

疎米三具疎粳米禮記曰稻曰嘉疎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組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塟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

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狭又易為功馬鬛封之謂也俗間之名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盖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三斬上傍殺盖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田獵）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使往守官非守召不往也）君子韙之（韙是）齊國書伐魯（國書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乎（言季孫德不素著為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郤敵合法義）既戰

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旣除喪[除父]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為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

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嘉謀學安敬之道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季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

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譏而受弑君之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産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産對曰陳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以

配胡公而封諸陳豕恃楚衆豕犬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為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鄭至其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陳人堙塞刊斫也敝邑大懼天誘其衷誘導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啟陳者也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學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遠矣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

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書也）言以足志（言以足成其志）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楚靈王汰侈（驕汰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然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九丘國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極）將過

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悦之樂蓋曰徵昭角昭是也昭宜為招左傳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遊王是以獲殁於文宮臣問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祈為德愔愔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者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然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刑傷民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靈三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

讀其志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勝言能勝己私情復之於禮則爲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叛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名牛穆子反魯以牛爲内豎豎通内外之命相家長使命爲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子叔孫諾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

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不以立己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其邢獄（弊斷斷罪歸邢侯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卿韓起也）叔向曰三姧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宜為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雍子自知其罪

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取善昏亂也已惡以賂求善為亂也貪以賂官為默默猶冒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為賊忌憚夏書曰昏默賊殺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也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末薄或曰義或左傳作義也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于平丘晉人淫芻蕘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客未追而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為虐

魯季孫見執諸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責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之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庭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鄭有鄉校鄉之學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駿明欲毀鄉校駿明然明子產曰何以毀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

如吾所聞而藥之藥療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而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為國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

者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别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易翫習則多死焉故寛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掠盜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殘民民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寛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

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隨人遺人小惡者也以謹無良謹小以懲之也以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曾也當用遏止為寇虐之人也曾不畏天之明道者言威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安遠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絿急言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遒聚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

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不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忠也大雅文王之詩言能長配天命而魏獻子亦能永天命以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范宣子晉卿范匄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晉文公既獮蒐于被廬作執秩之官以為晉國法也以為盟主今

棄此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禮棄而徵於書不復戲本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本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師陽處父為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祀天地諸侯望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服之於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為吳所滅昭

王出奔已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循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國為冀）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于朝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旣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

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歡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也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孫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師遇為齊所敗也齊人乘之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軒懸軒懸闕一面也故謂之曲懸之樂繁纓

以朝馬纓當膺以索羣銜以黄金為飾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勲也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不可止已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紞冠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纓從而上者謂之紘綖冠之上覆也卿之内子

為大帶（卿之妻為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為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烝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績功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亡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克通於夫人鮑牽知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讓之慶克召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于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刖鮑牽之足

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而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近底平平其遠近則什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里有

稅度其有無以爲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召其老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供無軍事則止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曰筥穗連藁筥不可分故曰芻缶十六斗曰庾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爲德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爲節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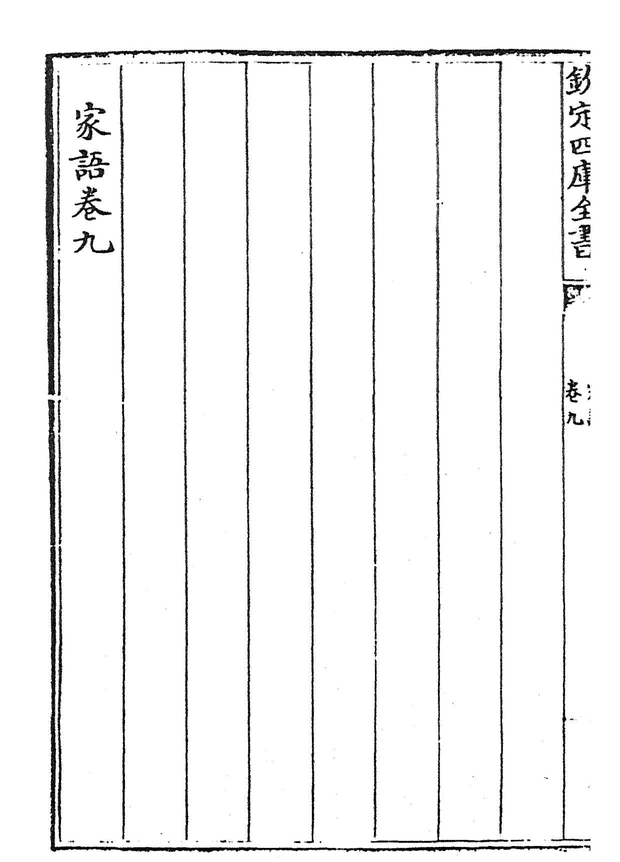
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

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上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雁行父黨隨行兄黨雁行也班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任檐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

始老不為力役之事不為田獵之徒也須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伍什同列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

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家語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家語卷十

魏　王肅　注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

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侈靡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

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

大司寇國廏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也）山節藻梲（節栭也刻為山雲梲梁山楹也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

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執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

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覘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也）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

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韜）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士甲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

室中 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 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解戾矣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 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 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

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務人昭公之子）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於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也保縣邑小城也）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徭役）任之雖重（謂時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隣嬖童汪錡乘往犇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旣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已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别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夫與子各有别　南宫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高也扈扈大也皆言喪者無容飾也蓋榛

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束髮垂為飾者齊衰之總八寸也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

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内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

而無椁（旋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揜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肘隱也既封則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

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惡何齊限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

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望之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

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絶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

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干楯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鬭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御國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

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職吏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正月而卒哭士既虞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

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子者然後可以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善者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則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大善太子也世子之謂聞之曰為人臣者曰殺

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于鄭氏讀為迂迂寬也大也以善其

君乎周公優為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

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

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

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妹而已妹上長姑字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

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

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

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為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為之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盖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

不辭不食客不飲而飡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

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顔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䇿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

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

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

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質猶止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

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愻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枉也）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爲姦之兆臣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

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故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孫竊自謂將亡滅也子游曰若哭其野孔子惡野哭者哭者

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掐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掐猶撫也膺謂胷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

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已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

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

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

事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

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若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而十日踰月而歌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

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

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邊之無縁也而瓦不成縢縢緘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簨虡可以懸鍾磬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塟者塗

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人也木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慤親之奉薦也慤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漆漆者容也遠也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以自反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

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仄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跛偏任也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質明平明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為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

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絶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之情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內皆不踰閾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身不踰門限　文伯祭其祖

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受進俎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歡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與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繹不盡飫則退飫獻神不盡飫飫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中意之趣合禮之度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僭宗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之禮而已而諸侯以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縞

後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録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説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没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

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吕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

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别屬曾子問故不復録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榼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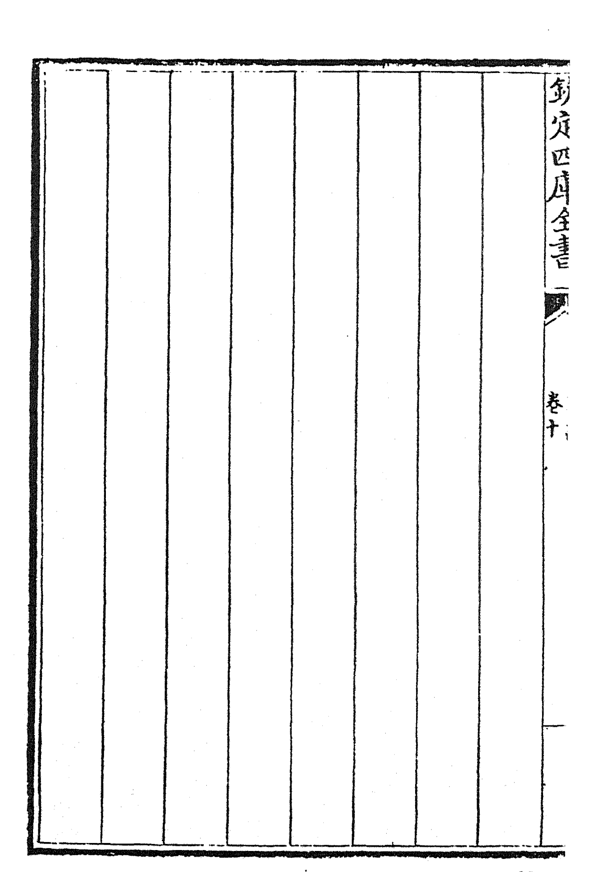
譎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徽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㝡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謚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後

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録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由博士為

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禄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録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録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以能其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焕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

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讃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光禄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别録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

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記録別見故敢冐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嗟乎是書之亡久矣一亡于勝國王氏其病在剖裂一亡於包山陸氏其病在倒顛先輩每慶是書未遭秦焰至于今日何異與煨炬同煙銷耶予每展讀即長跪宣尼像前誓願遘止及見郴陽何燕泉叙中云云不覺泣涕如雨夫燕泉生於正德間又極稽古尚未獲一見余又何望哉余又何望哉撫卷浩歎愈久愈痛忽丁卯秋吳興賈人持一編至迺北宋板王肅注本子大書深刻與今本逈異

惜二卷十六葉已前皆已蠹蝕因復向先聖焚香叩首頋窺全豹幸巳卯春從錫山酒家復覯一函冠冕歸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僅末二卷余不覺合掌頓足急倩能書者一補其首一補其尾二冊儼然雙璧矣縱未必夫子舊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肅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顛倒之紛紛一旦而埀紳正笏於夫子廟堂之上矣是書幸矣余幸矣亟公之同好凡架上王氏陸氏本俱可覆諸醬

訛矣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賢于王陸二家也但其一序亦可參考因綴疏于跋之下虞山毛晉識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

語者與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録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一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甞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夸異於玄葢每如此旣於曾子問篇不録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

此此自有為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

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

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

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為證顏

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葢金張二人所見已

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減源存末亂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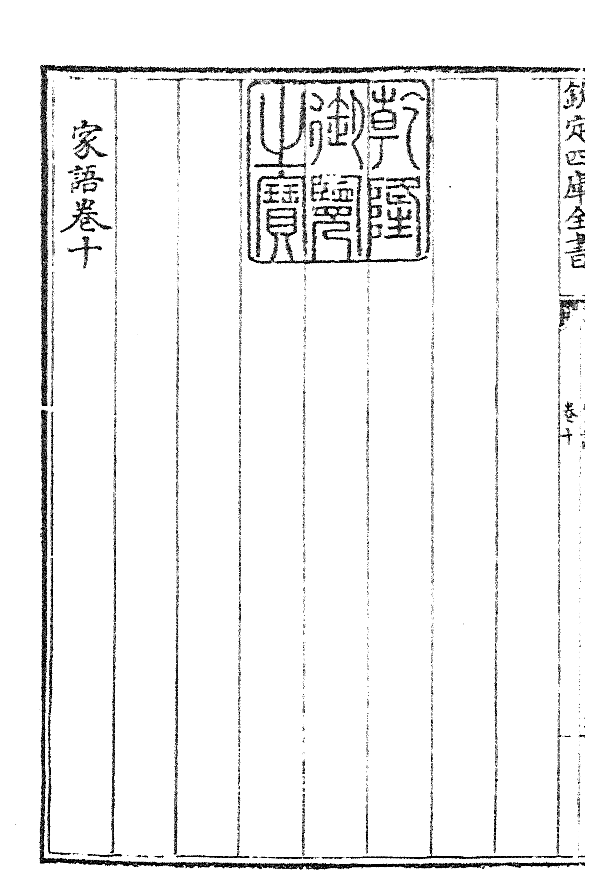
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

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為之注

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啟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若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意當時書也而吾何可貿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

而無壽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盖無恙也或以論語為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

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别録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録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旹大明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仲春二月壬寅日識



家語卷十